DS
735
A2Y86
1771a
v. 4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c
ASIAN COLLECTION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九

宋

哲宗皇帝

壬申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宋史職官志。登聞檢院隸諫議大夫。掌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懇辭。訖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者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寧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召勸講。必有補聖明。不聽。

史家紀宣仁之言以爲孟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張本大異月之事宣仁非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一福德兼全者而必用此福薄之人以成異日之禍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洺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鎮恭懿王元偓孫。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濮安懿王之子。范百祿字子功。鎮兄子。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字仲馮。敞之子。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爲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

人當之

五月。王巖叟罷。

言者論巖叟救劉摯為朋黨。由知鄭州

遼女眞部節度使合理博卒金追贈世祖。

合理博疾篤。呼弟盈格。字烏魯完。按盈格舊作盈哥今改。後仿此。謂曰。烏雅舒合理博長子。按烏雅舒舊作烏雅束。今改。後仿此。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古達合理博次子。按阿古達舊作阿骨打。今改。後仿此。能之。遂卒。阿古達始此母弟蒲拉舒舊作頗剌淑。今改。後仿此。襲為節度使。合理博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合理博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彊。遂破和諾克。舊作桓赧。今改。薩克達。舊作散達。今改。後仿此。烏春烏木干。皆女眞部人。與合理博相攻者。按烏木干。舊作窩謀罕。今改。後仿此基業始大。初

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貝勒。舊金史作勃極烈今改從後倣此。金史國語解勃極烈總治官名云。

六月以蘇頌爲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爲門下侍郎。范百祿爲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爲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皆震。

召蘇軾爲兵部尚書兼侍讀。

軾自揚州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黃慶基言軾爲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爲表裏。

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彊中國。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蓋理之當然。此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爲其兄辨所撰惠卿謫詞。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謗誹。謂辭中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句。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于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于是罷敦逸。慶基爲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軾亦罷知定州。

癸酉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祿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旣復監司。更赦。除知蘇州。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人爲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爲馴致于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頌謂易在御史名敢言。不宜下遷。于簾前爭之。時殿中侍御史楊畏。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附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爲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百祿坐與頌同職事。畏等累章劾之。遂罷知河中府。

頌器局閎遠。以禮法自持。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邊塲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見帝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或有所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帝深重之。

夏。六月。梁燾罷。

夏人自得四砦。累遣使以地界爲言。詔二府議。燾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爲意。嘗作薦士錄。具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

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帝以燾求去。遣近臣密訪人材。燾具奏。訪人才可大任者。陛下當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秋七月。以范純仁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及純仁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蘇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公忠體國以輔少主卽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更張新政則當并召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名斯爲合理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果全爲私絕不類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倘何忍洩之于人傳之于後且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是蓋出于史家附會之說不可信也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尋崩。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舉邊砦之地以賜西夏。于是宇內復安。遼主以戒臣下。令勿生事于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又請受册寶于文德殿。太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

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太后旣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閒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于宗社。有大德于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

惟剖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巳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于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熈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熈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允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

師閱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于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蹇周輔字磻翁成都雙流人。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

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彦亦言于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惇呂惠卿官貶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

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

帝深納之。遂復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戌紹聖元年。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哲宗紀。仍唐書例。于正月卽書紹聖元年。今依之。春二月以李淸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于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葬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鉤。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迎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大防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要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意絀元祐之政。畧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蘇轍諫

臣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
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
未嘗失墜至于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于前子救于
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
宮室財用匱竭于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
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
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
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
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絕
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
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于孝

鄧潤甫首倡紹述之說章
惇黨人接踵復進專務攻
詆司馬光諸人爲事甚至
發塚以且[illegible]其[illegible]士以

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按蘇轍以漢武爲言。帝以漢武從古與秦皇並譏。故疑轍爲誹謗耳。）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轍職。出知汝州。○以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

此衡甲乙左袒右袒門戶判然欲望綱紀肅清何可得哉

改法速而當光意者蔡京也辭改法而甘出外者曾布也一則柔而將順一則執拗不回小人之情態百變不可以一端盡若見理不明雖有意防檢卒墮其術中矣

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為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河南尹焞應舉見發策有詆元祐諸臣之議乃歎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焞少師事程頤謂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陳陳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洙兄源之子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論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寧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商英嘗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

未乾。即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諫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絶古今。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遺。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擿蚩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內。擊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貶蘇軾知英州。

御史趙挺之等。會劾蘇軾撰呂惠卿誥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罰未當。又追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于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郡。乃出知陜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義理明白。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自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羣邪間之。不能盡行其言。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于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于我邪。

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于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

黜陟褒貶權出自上宣達意旨本不煩緣飾多詞唐宋儒臣草制或溢美以市諛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褻王言而辱國體莫此爲甚相習成風恬不爲怪如林希之肆行誣詆敢于陰斥宣仁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則當時爲人君者豈能辭其責哉

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雍曰不察其心而懸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惇旣相專以紹述爲事引其黨蔡卞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

以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爲中書舍人

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役法

章惇請復行免役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召爲戶部尚書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

以蔡卞爲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蔡卞安石壻也至是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卞兼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姦僞芟落事實盡改正史

閏月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貶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

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郡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置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爲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歲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

雖多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爲人簡厚有法度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_{字安中邵武人}爲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于履履卽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怨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斵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于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爲相。首創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

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悖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深熹每起中正之論。其間誠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熹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

實錄紀一朝政治自應據事直書以昭傳信即片辭隻字不容任意增省重修已不可為典要況朝臣各持私見謗書佞史爭辨紛紛何復成何體制乎

帝。渠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于遠州。

蔡卞進神宗實錄。于是祖禹及趙彥若、師民子。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等。並坐詆誣降官。安置永、澧、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二年。春二月。復保甲法。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諡忠懷。

時確黨屢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卒。帝臨奠。確子渭。京

埒也。于喪次鬭訴。遂有是命。
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内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于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仇。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毁司馬光及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

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禍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尙遵前軌。願斷自淵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丙子 三年。春正月。以楊畏知虢州。

右正言孫諤字元忠。睢陽人。言畏在元豐間爲御史。議論皆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盡變而從之。紹聖初。陛下親政。則又偷合詭隨。締交執政。天下之人謂之楊三變。望顯黜之。故有是命

二月。女眞攻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部遼史百官志。小部族有某錫哩。猶言縣也。赫舍哩。本女眞別部。後入金以爲氏。阿蘇。人名。舊作阿疎。今改。後倣此。阿蘇奔遼。

生女眞節度使蒲拉舒卒。金追贈肅宗。弟盈格嗣。以兄和琢烏古鼐長子。按和琢舊作劾者。今改。子薩拉噶舊作撒改。今改。爲國相。金史世紀和諾克薩克達父雅達納。稱爲國相。景祖以幣馬求得之。以命肅宗。雅達納舊作雅達。今改。時赫舍哩部阿蘇與部人穆都哩舊作毛睹祿。今改。阻兵爲難。盈格自往伐之。至阿蘇城。阿蘇往訴于遼。遼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留和琢按此又一和琢。據金史金初有兩和琢。其一薩拉噶父。後贈韓國公。其一守阿蘇城。後贈特進守阿蘇城而還。久之阿蘇不敢歸。盈格遂取其城。

秋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

時劉婕妤專寵內庭。章惇蔡京摭祖禹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事具前。以爲斥婕妤也。于是坐二人搆造誣謗之罪。謫授祖禹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安世新州別駕。英州

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

劉婕妤恃寵。事后多不循禮。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惟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閤中陳迎兒呵之。不顧。閤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于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衆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坐。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與婕妤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嚴禁。與外間異邪。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于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

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開封人。等。即皇城司鞫之。捕建官者宮妾三十人。搒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侍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脇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爲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冲眞。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爲后。遂與郝隨搆成是獄。天下寃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注見前。

夏人自得四砦。事具前。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掠邊民。且遣

當疆埸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六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豈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覘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若有褒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寇警幸平國威已損亦何足取乎

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是月自長城注見前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拒擊不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以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為國子司業

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改學校法嘗引原自助原亦為盡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王雱論語孟子義刋板傳學者故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弊自原始

丁丑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楚王似神宗第十三子。帝同母弟。初封簡王。崇寧中改贈楚王。此云楚王。蓋史臣追敘之文。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乃清臣姑子田嗣宗外婦也。清臣不能引去。御史劾免之。

二月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追貶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為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厓軍司戶。公著為昌化軍司戶。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

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爲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十八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字進伯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于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悖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後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本唐辨州。宋改名。今州屬高州府。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

置郴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貶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字元伯。陝人。孫升。字君孚。高郵人。呂陶。范純禮。字彝叟。仲淹中子。趙君錫。馬默。字處厚。單州城武人。顧臨。范純粹。字德孺。仲淹少子。孔武仲。字常父。文仲弟。王欽臣。呂希哲。字原明。公著長子。呂希純。字子進。公著季子。呂希績。字紀常。公著次子。姚勔。胡安詩。秦觀。字少游。揚州高郵人。十七人。道隨峽。衡蔡。亳鼎。饒均。池信。和。金。光。衢。連。橫。諸[illegible]州。五季周置。今隸江[illegible]州。後唐置。今爲縣屬曹州府。衢州。唐置。今爲府屬浙江。連州。隋置。今隸廣東。橫州。唐置。今屬廣西南寧府。餘注見前。居住。王汾落職致仕。孔平仲字毅父。武仲弟。落職知衡州。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晁補之字无咎。宗愨曾孫。貶[illegible]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字端明。滄州無棣人。李周字純之。馮翊人。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字致遠。處州龍泉人。常制文

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燾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唐縣。今屬江西贛州府。）而卒。天下惜之。既而

梁燾卒于化州。劉摯卒于新州。蘇軾自惠州徙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州。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賓州。唐置。今屬廣西潯州府。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朋附司馬光詆毁先烈也。

閏月。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爲中書侍郎。蔡卞黃履爲尚書左右丞。

布初附章惇。覬惇引居同省。故草惇制。極其稱美。復賛紹述甚力。惇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向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字授之。周輔子。）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

章惇議遣呂升卿（惠卿弟。）董必（字子彊。虔州龍泉人。）察訪嶺南。將盡

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惇志不快于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入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字振文興化莆田人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攟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搢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得免

夏四月知渭州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城平夏此平夏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

有曰細腰葫蘆峽城前沈括欲盡城橫山以瞰平夏乃指夏州而言。注已見前。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注見前。據形勝以逼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版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水經注。石門水。導源高平縣。左會三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好水河即好水川。注見前。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在平夏城南。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潞公文彥博卒。後追謚忠烈。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平居接物謙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黨籍。後特令出籍。追復太師。賜諡。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七月。又晝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鄜延經畧使呂惠卿復宥州。

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本名昇平砦。是年賜名。威羌。本名白洛嘴。元符元年賜名。二城。故城俱在今延安府安定縣。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

屢被爵賞。

冬十月以邢恕爲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宋置。今瓊州府萬州是。司戸參軍。

初。恕久出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于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己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紿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于燾。且出康書爲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

語于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唱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爲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賢。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爲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宫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爲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令王棫爲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于册立時有異論。于是詔追貶王珪爲萬安軍司戶。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頤于涪州。

秦璽之不足貴前已詳辨之至傳國之說尤為荒唐無據何紹聖君臣侈陳符瑞因之朝會改元甚亦甚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時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于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贐以銀一百兩。頤亦不受。

復立市易務。

十二月。火入輿鬼。

太史奏主賊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讒慝之臣。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

戊寅 元符元年。春正月。得秦璽于咸陽。

咸陽縣民段義。于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驗辨。京以為秦璽。遂命

矣

曰天授傳國受命寶。帝御大慶殿受寶。行朝會禮。詔賜義絹二百疋。授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遂錮劉摯梁燾子孫于嶺南。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爲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途猜忌于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

是怨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以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諸子官職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

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蘖宣仁常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厓。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于前。謂之曰。言有則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即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

翼爲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于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于地。事得寢。

夏四月。林希免。

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密府間己。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爲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免之。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于化梅州。祖禹尋卒。

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于化州。安世于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尋卒。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長于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將威明阿密舊作嵬名阿理。今改等。

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及西壽監軍穆爾圖卜。舊作妹勒都逋。今改斬獲甚衆。捷至。帝御紫宸殿受

賀棄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棄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即西安州以南牟會新城建故城在平凉府固原州西北）城砦九（宋史地理志西安州有盪羌天都臨羌橫嶺諸砦若通會寧彝定戎諸堡皆元符中建）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己卯）二年春三月遼人爲夏請和

夏人求援于遼遼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爲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夏六月河決內黃

黃河故道遷移乃天地自然之勢非可以人力爭者即修築隄防亦惟因勢利導豈能挽趨下之形強之使回若盡障北流欲過全河東返則是驅與水敵不至壅潰焉不止吳安持輩未悉河防機要妄冀遏瀾無怪其徒勞無益也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自小吳埽之決。東流塡淤。范子奇始建議回河。王令圖。王孝先繼之。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虛費勞民爲憂。蘇轍役力言其不可。詔遣范百祿行視。役遂罷。已久之而吳安持李偉等。復主其說。吳安持充之子。不決。至紹聖初卒行之。先是。呂大防以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尋以王宗望代之。紹聖元年。宗望奏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王宗望。字磻叟。光州固始人。然是時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水患。至是。河決內黃口。東流斷絕。吳安持等三十人。以前主議回河。降責有差。考續綱目。是條敘回河事不詳核。今節採宋史河渠志改輯。

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秦州寧遠人。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轄戩。

初額爾古死子轄戩嗣轄戩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星

EAST ASIAN LIBRARY

摩沁占（舊作沁牟欽璮。今改。）之屬。有異志。忌轄戩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亂。轄戩不能察。殺之。盡誅其黨。獨沁魯克節（舊作籛羅結。今改。）逃奔希卜溫。（舊作溪巴溫。今改。）希卜溫者。董戩疎族也。自額爾古之立。去依隴逋部。河南諸羌多歸之。沁魯克節奉希卜溫長子表怎。（舊作杓拶。今改。）據溪哥城。（本唐積石軍。後陷吐蕃。改名。）轄戩攻殺表怎。沁魯克節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轄戩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降于贍。詔胡宗回（字醇夫。宗愈弟。）帥熙河以節制之。于是遂城會州。（元豐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之。以西安城北六砦隸焉。會州。西魏置。唐沒吐蕃。宋收復。今為靖遠縣。）未幾。王贍與總管王

愍爭功交訟于朝于是星摩沁占迎希卜温入青唐立木征之子隆咱爾舊作隴㩲今改爲主其勢復張轄戩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隆咱爾及星摩沁占等皆出降贍遂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時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不樂內附議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道險地遠聲援不相及皆咎王贍之失策已而星摩沁占等果叛

九月立賢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于新州注見前

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搆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茂亦尋卒浩以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

露章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邪。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邪。帝變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乞與善地。不聽。尋出履知亳州。

御史中丞邢恕免。

恕內懷猜猾。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惇恐其大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厭惇。因屢白惇短。惇遂搆陷以罪。出知汝州。以安惇代之。

元祐初置訴理所凡神宗朝得罪者悉皆湔雪未幾而置看詳局復翻舊案株逮幾及千家僉怨之間波瀾反覆固羣小構陷所致亦由諸正人迫不及待當宣仁聽政時急反熙豐之政使奸徒得以藉口若稍知審顧一切白之哲宗而後行或俟親政後次第申理則小人何所騰其簧鼓至崇寧卽位彼此茲尤滋甚黨禍遂成一時清流幾盡小人固不足論而所謂君子者毋亦恩怨太分明其致禍不亦宜哉

置看詳訴理局。

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

夏人屢敗。遣其臣麥囊。舊作令能。今改。威明節。舊作嵬名濟。今改。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詔諸州行三舍法

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

EAST ASIAN LIBRARY

之其上舍附太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此後世歲貢之始

庚辰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佶神宗第十子即位是爲徽宗太后權同聽政赦

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前注見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神宗第九子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于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

日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

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黃履爲尚書右丞

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三月吐蕃復叛詔棄鄯湟州畀之竄王贍等于嶺南贍未至自殺

初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衆攜貳星摩等結諸族帳

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湼其臂。無應者。沁沁督克節請歸帥本路爲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潞州人。姚雄字毅夫五原人。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希卜温與其子希卜薩羅桑舊作溪賒羅撒。今改。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隆咱爾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彭布鄂特丹幹。舊作邦辟勿丁咓。今改。曰懷義同知湟州。加轄戩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注見前。自縊死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鈞州推官崔鶠（字德符。陽翟人。）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躧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小人譬之蝮蠍。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暗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如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綱。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

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召龔夬字彥和瀛州人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誑惑主聽規欺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錄其子孫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軾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于常州。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爲小人忌嫉。不得久居朝列。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皇后。

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蔡卞有罪免。

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噤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畧以爲。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

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俾朽骨銜寃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之至公。昭示譴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字伯約。建陽人。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遊人。陳瓘。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等。極論卞罪浮于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寧。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韓忠彥之言也。

六月。邢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瓘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葬永泰陵。在鞏縣西南昌陵西。

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阼。宣仁同政。召用諸賢。罷廢新法。故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拔去未盡。已而媒蘖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禍。君子盡斥。而國政益敝矣。

九月。章惇有罪免。

惇爲相。專圖復怨。屢興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轝陷淖中。越宿而行。臺諫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陳次升。龔夬。陳瓘等。劾其不恭。免知越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先量移陝州。尋復宣德郎。還洛。及是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頤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安惇蹇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惇既罷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頭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爲謗訕。

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副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煅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

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瓘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字純益。仙井人。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爲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

大公至正乃帝王圖治之本然惟存之于心施之于政豈在崇尚空言若徒寓意改元于實政毫無足述且至邪正雜進國事日非所謂公正者又安在乎

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以此得相。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于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曾肇字子開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年元為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戎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

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諡忠宣。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淸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

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皇太后向氏崩。諡曰欽聖憲肅。

追尊太妃陳氏帝生母。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注見前。

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即松花江。在今吉林烏喇城東南。發源長白山。北流會鄂諾河。又東合黑龍等江。入于海。按鄂諾河。舊作鄂嫩河。今改。後仿此。行宮。孫延禧即位。是為天祚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

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爲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爲貞順皇后誅伊遜黨徒其子孫于邊發伊遜特爾特舊作得里特今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貶章惇爲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猝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任伯雨半歲而上百八疏封事幾無虛日無論傷于躁妄卽實有不能緘黙之勢亦安得如許忠謀讜論而言之悉中時弊耶至于君子小人本由事後論定

不以爲可殺也章入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古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劵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方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與陳瓘曰悼亡不甚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無以對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黙卽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

當其時誰甘自居小人者乃不實指其行事若何而但以進賢退佞空言辨詰不已徒見行黨同伐異之害何足貴乎

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葬欽聖憲肅皇后。

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

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是。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媢于己爲同。忠于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豎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

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即簡王似。帝即位初。徙封蔡。）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王上表待罪。（續綱目作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文法不明。今依宋史楚王似。及公望傳。改輯。）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罪。

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徽宗之政壞于蔡京蔡京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眞。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詬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瓘知泰州。

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史不詳何所人。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

之進由于童貫自古宦官柄用未有不蠹國害政者至與朝臣交結則爲患滋大宋政日就陵夷至此而危亡之機益著矣

以故得幸。及請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宫言之。由是宫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爲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爲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字子常。綰之子。爲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爲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

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字禹弼泉州人）蔡京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字德循婺州浦江人）之屬而已。右序舉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揜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其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

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溫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貶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爲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及是出知蘇州。

壬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二月。太妃朱氏卒。哲宗生母。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字聖取處州龍泉人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才。遂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汝霖字巖老。汝礪弟。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陞佃罷。

詔元祐及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餘並會三省籍記。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革。龔夬。江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罌。張士良。曾燾。趙約。談扆。楊偁。陳恂。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

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自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以許將溫益爲門下中書侍郎。蔡京遷挺之爲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字叔讓錢塘人。善。鼛嘗曰。蔡子。貴人

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宗謂之曰。我若用子
天子。願助我。韓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
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
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
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
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父陳佑甫為
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
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

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出知潤州

秋七月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更變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于都省

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爲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卽都省置講議司自爲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爲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等十餘人爲僚屬

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以趙挺之張商英爲尚書左右丞。

商英爲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

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兼試律。

復紹聖役法。

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

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强浚明錢塘人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秀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及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八人列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論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于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

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得問。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爲非。于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遠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遼將蕭哈里（舊作海里。今改。）叛。女眞部節度使盈格擊斬之。

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眞阿克占（舊作阿典。今改。）部。遣其族人烏達喇（舊作斡達刺。今改。）至生女眞。約同舉兵。盈格執之。會遼王命盈格討哈里。盈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古達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先此女眞甲兵未嘗滿千。故云。）遂次混同水。與哈里遇。時遼兵追哈里者數千。不能克。盈格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盈格使阿古達與哈里戰。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殺之。大破其黨。函哈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盈格知遼兵易與。益自肆矣。未幾盈格卒。（金追贈穆宗。）兄子烏雅舒嗣。（女眞自此漸彊。）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爲獻愍太子。寘鄒浩于昭州。

當鄒浩進疏時史明言出付于外既非留中秘事則應存在有司況元符崇寧首尾不及四年浩即焚草私家豈敢擅遂無可考者奸人竊行毀棄益宜窮究根株乃僞草前顛不復檢稽原奏舉小之敢于欺蔽亦徽宗暗昧有以致之也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癸未 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連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佑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安南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

州，

知荆南舒亶奏辰溪蠻納土。

元祐初，傅堯俞等言沅誠州既建，事具前。布列砦縣，設官募役，調兵戍守，所費鉅萬，公私騷然，願斟酌廢置。乃罷誠州爲渠陽軍，尋復爲州。而沅州如故。會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因盡廢堡砦，而其地復爲蠻酋所據。及是蔡京當國，開邊拓土之議復熾。京以舒亶知荆南，亶奏誠嶶二州蠻酋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尋改誠州爲靖州，嶶州爲蒔竹縣。

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宮名崇恩。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因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時策進士于集英殿。李階爲陳瓘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兒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夏。四月。詔毁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八人。時又詔毁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强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受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劵一旦廢棄者朝爲豪

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議復湟鄯還王厚前秩會羌人都爾本巴（舊作多羅巴今改）奉希卜薩羅桑謀復國趙懷德畏逼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陜右悉五路事宜與諸將能否請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兵毋西貫發

視。遽納韈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都爾本郤

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

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都爾本三子以數萬人分

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都

爾本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

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彥爲

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爲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爲賀州別

駕。范純禮爲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

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

御史余深等希蔡京指。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臺省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隸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于此。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

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修職。將仕爲迪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眞通好。

女眞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眞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眞居黑水即今黑龍江。上源曰鄂諾河。流六千餘里。與混同江合。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眞。自是

來往不阻。既而女真徇地別部。高麗恐不利于己。因侵之。為女真所敗。高麗懼。還所俘。復請和。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渭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器及兵車萬乘于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淳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囉噶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東京。

宋

徽宗皇帝

甲申 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言。請鑄當十錢。募私鑄人為宮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謂得昔人招納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其錢惟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却于銅錢地分行使。議者多言非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時京又以河東運判洪中孚言。遼夏以中國錢鐵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不可用。乃改鑄夾錫錢。即令許天啓推行其法每夾錫錢一。折銅錢二。至大觀元年。乃降錢式及錫母于鑄錢諸路。先是錢制有銅有鐵。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慶歷中。范雍知永興軍。始請鑄折十錢。盜鑄者衆。公私病之。後改折二。盜鑄乃息。至是復行當十錢。又兼行夾錫錢法。由是益壞。

吹竹築黍自伶倫置律以來未之有改漢津廣妄誤解夏禹以身爲度之文輒用帝指寸節短長裁爲律管夫人之身體短長不齊

命方士魏漢津本蜀黥卒。定樂。鑄九鼎。

帝鋭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爲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客劉昺字子蒙。開封人。爲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漢津謂禹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乃取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

將易一帝即易一律乎一
時君臣無能辨其誕謬
為詡鑄鼎制樂突過古人
祇見其不知量也

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竊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于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大內災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慮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與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王厚復鄯廓州前注見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

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本河東蕃官。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噶爾川。在西寧府西寧縣西。源出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宋史地理志。宗水南有宗谷口。後訛曰宗哥。因以名城。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希卜薩羅桑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彊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希卜薩羅桑。宋史省文作羅撒。今增訂。後同。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降。厚討希卜薩羅桑。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其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

州。羌酋喇什鈞稜節。舊作落施軍令結。今改。以衆降。遂入鄯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僞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爲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

王安石以學術文其姦僞殃民悞國實爲名教罪人乃竟以之配享廟庭位躋十哲之右瀆聖褻莫此

爲甚且未幾而追封王爵並以狂躁險狠之王雱從祀而無其視明孝之議以秦檜配享相去益無幾矣

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注見前。草漢黃門令史游解散隸體。作章草。後漢張芝變爲今草。三體。明說文。漢許慎纂。字說。即王安石所撰。爾雅。晉郭璞注。博雅。隋曹憲撰。方言。漢揚雄撰。其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設問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爲上。算學以九章。算術也。周公所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均輸。方程。旁要。贏不足。鉤股。見後漢書注。周髀。即蓋天之說。周公受之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見晉書天文志。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其生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

卯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未幾即罷。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字彥修宣州南陵人。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爲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收

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遂罷知河南府誇蔡京黨也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爲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爲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爲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爲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爲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眞揚楚泗爲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

額斛代發之法本常平遺意而地當運道要衝紓民艱以濟運立制頗爲無弊蔡京貪鄙止圖庇其姻黨遂致糴本匱竭上下交病視熙豐之新法同爲民害而王安石止于不恤人言猶未若京之徇私專利也

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歲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不能增糴。儲積漸空。而輸般之法壞。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

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是歲大蝗。

以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畧五路。（先是秦鳳招納

京卞弟兄用心巧詐畧同宦寺之不可典兵非卞獨明而京獨昧蓋京特創其說以為希寵之由而卞即借其說以為指摘之計正不得以一言偶中必是卞而非京遂從而定其優劣此即其骨肉之閒傾軋已如此況安望其利人家國耶

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疊潘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八人。于是本路經畧胡宗回等俱進秩。然所奏實皆誕妄。邦州。地在今四川松潘衛疊州。注見前。潘州。宋初吐蕃巴喇濟地。故名。松潘衛。舊有上中下三潘州。路接洮岷。今漳臘營。即故下潘州地。

乙酉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晩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三月。王江蠻。即古州蠻。古州在今貴州黎平府西北。與廣西柳州府接界。州西有江。曰古州江。亦曰福祿江。廣西右江之上源也。流遶柳州府懷遠縣。縣舊名王口砦。羣蠻居此。故有王江之名。內附。詔置懷

遠軍。今爲懷遠縣。續綱目是條提綱。作黎峒王江蠻內附。考黎峒蠻。乃黎母山黎人。宋史別有黎峒傳。與王江各不相涉。徽宗紀。但云王江蠻歸順。並無黎峒字。惟王祖道傳云。黎人願爲王民。請置鎮州于黎母山心。奏在大觀元年。亦非崇寧四年事也。續綱目誤以黎峒爲溪峒。遂與王江混而爲一。今依本紀書綱。節採王祖道傳作目。而以黎峒事附注目後。

自蔡京以開邊蠱上。由是邊臣皆欲乘時邀取富貴。知桂州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誘王江蠻楊晟免等使納土。誇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害。宜開建城邑。置諸峒司主之。詔從其請。以王口砦爲懷遠軍。尋改平州。又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允州以安口隘置。格州以中古州置。尋改從州。故城俱在今黎平府永從縣。增設提舉溪峒官。後二年。祖道復言黎人歸化。請于黎母山心置鎮州。爲下都督府。詔從之。賜軍額曰靜海。黎

母山。在今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亦名五指山。黎人錯處其間。其服屬州縣者爲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爲生黎。鎭州。政和中廢。故城在今瓊州府感恩縣。考宋時雷瓊崖萬諸州俱屬廣南西路。故祖道奏請建置。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字逢源。泉州晉江人。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始于熙寧中。以川茶市易軍儲。運給熙河。謂之結糴。其後蔡京復行之陝西。俵糴。亦始于熙寧中。以米鹽錢鈔。在京糴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粟米封樁。謂之俵糴。後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

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本蘸牛城。崇寧中改名。在今西寧府西寧縣北。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魯克舊作卓囉今改右廂監軍日木多舊作仁多今改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遣弟詣保忠。為夏人所獲。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命

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哀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希卜薩羅桑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禦之。行三十里。爲羌人所執。都爾本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宋置大通城。今爲衛。屬西寧府。河橋。在今衛南。）以叛。湟鄯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字子文。成化人。）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字元功。高密人。）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

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未幾。夏人復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劉延慶。保安軍人。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字彥振福州人報之。
遼爲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挺之于四年三月爲尚書右僕射。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旣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字伯受湖州長興人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爲南輔。升襄邑縣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蔡京欲兵權歸巳故也。
還上書流人。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即禹鼎果傳于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皇使人沒水求之已爲愚陋徽宗乃自行鑄造設立多名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寶鼎忽破或鍊冶不良所致若竟以爲北方亂兆則不免傅會可笑試思袁作之器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爲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鼐。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之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于外。或者以爲北方致亂之兆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

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

林攄阿附蔡京奉使辱命受侮而歸乃不治其罪而反與遷秩及遼使責言失禮又不能詰其空館舍絕烟火之悖慢而遽出攄以謝之始之賞制于權相繼之罰壓于强鄰徽宗但拱手以聽其何以爲國耶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鄰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沖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沖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千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

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斸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以目。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丙戌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

劉逵字公路。隨州人。爲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祐

人主兢業爲懷。即當重熙累洽。殷阜乂安。猶當時存持盈戒滿之懼。若泰心一萌。則乘以怠肆。鮮有不流

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覩帑庾盈溢。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爲

為晏安酖毒者是以中天極盛之時堂廉尚不忘交儆而衰世之臣乃倡為豐亨豫大之說以惑其君甚矣其佞也況徽宗時歲幣困于遼兵餉困于夏復經熙豐剝喪之餘稀庚之所儲有幾且壞地日蹙民怨日滋又何豐豫之足云乎

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持玉盤琖夸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耶。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京免為中太乙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

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人君顧畏天命敬凛惟在平時臨事修省已爲無及況事天以實不以文區區求言果足以感休和而弭災沴乎乃徽宗譴見則畧有戒心變消則復萌侈志直是以虛文爲救急之具矯誣天聽其無當于居高之鑒審矣

三月。罷求直言。

以星變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許夏人平。

廢銀州爲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歷。

劉昺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

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往來鄭妃（開封人。）父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福州人。）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　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須城人。適之子。）為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爲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于遼。遼啗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由是怨遼。北珠。即東珠。出混同江。海東青鷹名。俊健能擒天鵝。爪白者尤異。出黑龍江左右。用是貴顯。洵武與妖人張懷素之黨連婚。未幾懷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洵武亦坐免。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爲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爲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于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爲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爲言宥府本兵樞府出納密令。取宥密之義。故曰宥府。專掌兵柄。故曰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

京援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字居安。京長子。）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爲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時知台州李諤以徐中行（字德臣。台州臨海人。）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在台州府黃巖縣南。一名俱依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

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夏五月以蔡薿字文饒開封人。爲給事中。

薿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寧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閒隙而投興意。詆誣先烈。動搖國是。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于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秋九月。貶侍御史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

服字聖甫。盧陵人。于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圖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綖竟竄海島。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于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

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字質夫。常山人。李籲。字端伯。洛陽人。謝良佐。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呂大臨。字與叔。大防弟。大鈞。字和叔。亦大防弟。尹焞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學力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之。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顙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顥與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世甚微。傭力于市。後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穎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昞。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

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集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時舉熙寧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頴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復師事頤。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宣和初蔡京薦于朝事詳後。

冬。閏十月。以林攄爲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莊周象罔之說本屬寓言若小白所見乃委蛇非象罔亦但云捧首而立不言有兩首蔡京無稽妄引欺蔽固無可辭然竟以此爲京罪亦所謂閒無齒決而已至鄭居中冒附戚畹以進始比蔡京而旋怨之其向背亦惟利是視不可以一事立異而薄其責也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爲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爲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爲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爲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爲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爲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本蠻峒宋置州今屬廣西慶遠府）與宜州（注見前）及西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巨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宋羈縻州故地俱在今慶遠府東蘭州界）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後莊及龐恭孫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龐恭孫字德孺籍之孫趙遹開封人

九鼎未已而八寶卽因之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珍、溱州。珍州唐置。後沒于蠻。宋復建。地在今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承州宋置。今遵義府綏陽縣是。

知涪州龐恭孫誘之也。既而恭孫奏渝州南平夷內附。置溱、播州。及遵義軍。尋又奏瀘州夷納土。置純、滋州。每開一城。恭孫輒得褒遷。進知成都府。又誘降威茂夷。置祺、亨州。恭孫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爲蜀人病。未幾皆廢。溱、播州注俱見前。遵義軍。今爲府。屬貴州。滋州宣和中廢爲武都城。在今遵義府懷仁縣。純州宣和中廢爲九支城。在今瀘州。祺州本宋羈縻保州。亨州本宋羈縻霸州。地皆在今四川茂州保縣。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爲清州。

戊子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且以璽數比例秦政其取法已甘居下流而受命鎮國諸名目尤夸誕無據後臣遂因此表賀君日驕而臣日諂雖欲不亡得乎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螭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蔡京特上表賀京又奏甘露祥雲靈芝瑞穀雙頭蓮連理木牛生麒麟禽産鳳凰不可勝數輒拜表稱賀

二月以葉夢得爲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爲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悦以爲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恩加貫節度使（內臣建節始此）及是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有二一爲唐置本靜邊鎮一爲宋置本溪哥城俱在今蘭州府河州西）易鎮奉寧（貫以奉寧節度易鎮洮州）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

秋九月以林攄爲中書侍郎余深爲尚書左丞

深爲中丞時攄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懷素謀反事具前）多連蔡京二人曲爲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諡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

安化即撫水州。注見前。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爲黔南經畧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宋史蠻夷傳。撫水蠻酋皆蒙姓。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遐一鎮。三州蓋即三房也。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戸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王祖道張莊鑿空開邊。指名州縣。率多虛妄。不久即廢。今據宋史地理志。邕州覊縻州。有歸樂。七原二州。俱屬右江道。寬樂或即歸樂之訛。餘無考。納土計二萬八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己丑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爲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爲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爲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謫右正言陳禾（字秀實鄞人）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恃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

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爲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裾況不旌踵而禾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月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

巨姦柄政羣小盈廷晟黨狐朋其庸惡固無所不至然如薛昂之舉家避京私諱則不復知有人間羞耻事矣後時程松附韓侂胄至獻妾名松壽與此事最情同殆所謂無獨必有對也

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爲中書侍郎薛昂杭州人劉正夫爲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爲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卽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學官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字介仲陽翟人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爲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字祐之開封人者以

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爲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爲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爲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顒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負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爲逐夢得。而遷注爲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昞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禋祀之器為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

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爲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假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于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

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須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余深與蔡京結為死黨。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

張商英始以力排元祐諸臣遂得進用，且黨覺惇而媚蔡京，本非方正自持者

其後因稍自立異漸為姦黨所不容而一時物望亦遽翕然歸之衆論波靡實無足為定評也及以彗隱雨降為商英拜相之應尤誣罔可笑史冊流傳適見其舛識耳

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辛卯 政和元年。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初相大革蔡京弊事未嘗不足以稍蘇民困乃凡有所爲先于公座誦言不過欲假以沽取名譽史稱其意廣才疎猶未窺其底裏也

商英爲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爲當三。夾錫錢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爲。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商英薦其才。提舉京畿常平。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帝在潛邸。天信言當居天位。及即位頗眷寵之。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

爲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覊管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州蔡薿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字景山。迪弟及之子。）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

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八石悈知台州。欲置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集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爲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即今盧溝河在順天府西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先發制人後

發制于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

圖燕之議自此始

壬辰 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懲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

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以士戶儀兵刑工爲次）縣分六案（如六曹之次）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宋初內侍省官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等名政和二年以通侍大夫正侍大夫等名易之）修六尚局（宋史職官志殿中省凡總六局曰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然皆不隸于本省崇寧二年乃營殿中省蔡京修成六尚局敕令格式六十卷）建三衛（親衛勳衛翊衛）郎（秩比中大夫）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

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蔡京封魯國公。執政皆進爵。

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安石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兗

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 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爲左右所逼。卽簾鉤自縊死。謚昭懷。祔葬永泰陵。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作玉淸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五月。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之宴饗。比令有司

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怗懘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濮州臨泉人）號洞微先生王仔昔（洪州人）號通妙先生。

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晉人字敬之家

真宗天書之妄尚造作一時以欺世誣民至徽宗直於青天白日萬目共覩之時君若臣怨作囈語不復顧旁觀非笑誕謾甚矣且南郊大祀而令道士百餘

南昌。少從吳猛得神方秘術。初爲旌陽令。尋去官。時斬除蛟蛇毒物以濟人。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衰。時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宜召而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

前導典禮蔑如視明齋猶兒戲若升天奪其魄何荒唐至是邪

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八物否欲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眞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女眞阿古達自稱達貝勒（達貝勒舊作都勃極烈今改）

初遼主如春州（當作長春州遼史地理志無春州續綱目誤長春州注見前）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史國語解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續綱目誤作魚頭今改）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古達辭不能但端正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

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麄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亦何能爲遼主乃止阿古達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舒卒（卽金康宗）阿古達襲位爲達貝勒遼使愛錫拉布（字達爾丹按愛錫拉布舊作阿息保達爾丹舊作特里典今並改）謂之曰何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不能弔乃以爲罪乎

（甲午）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

之名。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雀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于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

淺濠作二橋。橋下壘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道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冬十月。女貞阿古達舉兵攻遼。取寧江州。遼置。亦曰混同軍。故城在今吉林烏喇北。混同江東。

遼主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貞。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貞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爲辭。阿蘇奔遼。事見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又名昱。烏古鼐孫。按普嘉努。舊作蒲家奴。今改。後倣此。舒固特舊作習古乃。今改。後倣此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舒固特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所屬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史愛錫拉布往詰之。阿

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愛錫拉布還遼主遂發渾河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邊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遼即小遼水也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薩拉噶子尼瑪哈後改名宗翰按尼瑪哈舊作粘沒喝今改等謀徵集諸部兵九月會于拉林水注見前得二千五百人以遼之罪申告於天地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攻金左翼衆少却遼兵直攻中軍遼耶律色錫舊作謝十今改墜馬阿古達射殺之衆從而進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拉噶在別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固新完顏

部人罕都之子後更名完顏希尹按固新舊作谷神今改後仿此來賀勸其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注見前畧不介意惟遣海州遼置今奉天府海城縣是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陷遼防禦使大約什努舊作藥太師奴今改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按貝勒舊作孛堇明安舊作猛安穆昆舊作謀克今並改後仿此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奉先之弟伐女眞阿古達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信賞必罰乃鼓勵將士之大權若賞不酬勞罰不當罪則疆埸之人皆解體誰復肯用命乎至士無鬬志以戰爲徒死退可倖生遼政不修于此可見直自取滅

遼主聞寧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字鄂爾多。國舅郡王高九之孫。舊作斡里端。今改。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京中禁兵等七千屯珠赫舊作出河。今改。店今奉天府伯都訥城南。有肇州故城。舊名珠赫店。金以此肇王迹故名。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刦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

生無羿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遼圖哩舊作鐵驪今改部奚部族號奚王和勒博一名翰字紐掄奚王特哩之後即蕭幹也和勒博舊作回离保紐掄舊作挼懶特哩舊作忒鄰今並改叛降女眞已而逃歸

遼東北諸州多叛降女眞奚王和勒博總知東路兵馬事亦率所部降之已而復逃歸于遼。

以童貫爲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額葉舊作訛哆今改以書遺其國統軍梁多凌舊作哆唛今改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廩既虛秋庾未積糧草轉輸例給空劵方春未秋士有飢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

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多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額葉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臧底河城宋延州有石堡砦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北砦旁有湫流名臧底河政和中夏人丁此築城以扼要害詔童貫爲經畧以討之

乙未　五年春正月女眞完顏阿古達稱帝國號金是爲金太祖

阿古達旣屢勝遼其弟烏奇邁合里博第四子按烏奇邁舊作吳乞買今改後仿此率將佐勸稱帝阿古達不許鄂蘭哈瑪爾烏古鼐第八子按鄂蘭哈瑪爾舊作阿离合懣今改後仿此晉嘉努尼瑪哈等復言之阿古達乃用楊朴遼東鐵州人策于正月朔卽皇帝位且曰遼以賔鐵爲號取其堅也賔鐵雖堅終以變壞惟金不變不壞

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愛新水（即今呼爾哈河。在寧古塔城東南。源出吉林烏喇東北。流入混同江。唐時謂之忽汗河。金以後謂之金水河。金國語以金為愛新。水源于此。因又謂之金源。）之上。于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烏奇邁為阿木班（金史作版）貝勒。（金史國語解云。官之尊貴者。按阿木班貝勒。舊作諳班勃極烈。今改。後倣此。）薩拉噶舍音。（烏古廼第五子。後更名杲。按舍音舊作斜也。今改。後倣此。）為固倫貝勒。（金史國語解云。尊禮優崇。得自由者。所謂國相也。按固倫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今改。後倣此。）

晏州（唐置。宋為羈縻州地。在今敘州府興文縣。）夷反。以趙遹為瀘南招討使。平之。

初。知梅嶺砦（宋置。在今瀘州江安縣西南。）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豔之。會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囤誘等罪。夷人咸怨。

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嶺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曾代宗諒。聽遹節制。遹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于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遹爲招討使。遹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囤。即南壽山在今興文縣南。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囤夷爲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遹乃用奇計。以火猱攻囤。遂克之。遹遣土丁伐箐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下引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

破柵。賊擾亂不能復抗。赴火墜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遹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遣僧嘉努舊作僧家奴。今改。持書往金議和。使爲屬國。金主遣薩喇舊作賽刺。今改。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于別地。然後議之。已而遼復遣耶律卓諾等六人。齎書使金。斥金主名。冀其降。金主留五人。遣卓諾還報。亦斥遼主名。諭使降。後遼又遣蕭齊喇如金。金主復以書。辭慢。留不遣。卓諾舊作張家奴。齊喇舊作辭剌。今並改。

金擊遼兵于達嚕克古舊作達魯古。今改。城遼黃龍府地。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遼益州觀察。屬黃龍府。地在今奉天府開原縣界。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額爾

德。左副統蕭伊錫。字圖敏。國舅少父房之後。伊錫。舊作乙薛。圖敏。舊作特免。今並改。右副統耶律卓諾。字特們。季父房之後。舊作特末衍。今改。都監蕭謝佛哩。舊作佛留。今改。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為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囉克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穆哩庫烏雅舒長子。後更名宗雄。按穆哩庫。舊作謀良虎。今改。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洛索字斡里延。完顏部人。洛索。舊作婁室。斡里延。舊作斡哩衍。今並改。尼楚赫金宗室子按尼楚赫。舊作銀术可。今改。衝中堅陷陳力戰。尼瑪哈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追躡。至其營會日暮。圍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嚕舊作阿婁。今改岡。遼步卒盡殪。耕具皆為金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城名。在今西寧府碾伯縣北。大通衛界。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爲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在今蘭州府靖遠縣西。築城屯守而還。城名德威。在黃河東。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既而貫又使法與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以援不至。遂降。法受而屠之。仁多泉城在西寧府西寧縣北。

二月。立定王桓爲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安撫司。以

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夏六月。作三山（大伾。及居山。汶子。二小山也。大伾。注見前。居山。一名紫金山。汶子。一名鳳凰山。俱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大伾之支隴也。）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引河穿大伾。及東北二小山。分為二股。合于下流。因三山為址。作天成。聖功。二橋。（屬濬縣者名天成。屬滑州者名聖功。）調役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已而水漲橋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

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至七年六月始成。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率番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北邊紀事遼長春州亦日長春路注見前。命蕭呼都克字哈準太和宮分人。遼紀作蕭奉先。今依呼都克卓諾二傳。呼都克舊作胡篤哈準舊作合朮隱今改。爲御營都統。耶律卓諾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駱駝山口也。在今札賚特西北。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眞。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爲天子宗廟有喜國

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注見前）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罵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水深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才及馬腹。遂克黃龍府。遣蕭齊喇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卓諾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卓諾。與耶律淳妃弟蕭迪里。（舊作諦里。今改。）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遣迪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伊遜（遼著帳戸司。有承應小底局官。伊遜。人名也。伊遜。舊作乙信。今改。）等。持書至。備言卓諾之謀。淳卽斬迪里等。擕其首。單騎詣廣平淀（遼史營衛志。冬。巴納日廣平淀。在永州東南。地理志。永州永昌軍。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考土河。卽今老河。發源喀爾沁。經敖漢翁牛特諸部落。會于錫喇穆稜。卽史所云潢河也。巴納。遼四時遊獵行在所之稱。按巴納。舊作捺鉢。今改。後仿此。）待罪。遼主遇之如初。卓諾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

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眞阿果展。隸遼之熟女眞。舊作阿鶻產。今改。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眞。卓諾詐爲使者。欲奔女眞。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

冬十一月。金襲遼軍于和斯布達舊作護步答。今改。後倣此。岡。方輿紀要。在混同江西。大敗之。

金主聞遼出軍。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率師迎敵。遼主自將至圖敏。舊作駝門。今改。駙馬蕭特默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沃楞濼。方輿

紀要。在遼黃龍府東北。按沃楞濼舊作斡隣濼。今改。後仿此。金主行次鴨綠古名在黃龍府東。按鴨綠舊作爻刺。今改。後仿此。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卓諾反。西還已二日。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和斯布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默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丙申 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渤海人。據遼陽以叛。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

徽宗崇信道術好人卽祭其欲而中之靈素亦乘誕不經肆說帝籍蔡京輩在其

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太公鼎大定府人。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在承德縣東。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彊遂誘渤海并戍卒入據遼陽旬日間遠近嚮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努。舊作韓家奴。今改。張琳瀋州人。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字歲昌溫州人。號通眞達靈先生。

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

誇語創列仙班以為要寵之計烏靈素之妖妄京貫有以致之不獨徽宗庸闇受敝也

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初名甫字將明開封祥符人。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眞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眞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爲改溫州爲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爲陝西兩河宣撫使

渭州將种師道字彜叔世衡之孫克夏臧底河城

先是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之師攻夏臧底

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皆沒。厚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至是師道以兵攻城八日而克之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以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列為小經。升貢及三歲大比。法同科舉。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于景龍門汴京北面中門對晨暉門。延福宮東門名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

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華沙布（完顏部人按華沙布舊作胡沙補今改後倣此）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欵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韓國公和琢子）帥諸軍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斡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遼置今奉天府是）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于活水（即瀋水在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縣東下流入渾河）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卻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地名方輿紀要在遼陽東）遼陽人托卜嘉（又曰大臭按托卜嘉舊作塔不野今

改。後倣此。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眞皆降于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鄂楞舊作斡倫。今改。後倣此。知東京事。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爲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上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爲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爲少保太宰。劉正夫爲少宰。鄧洵武知樞

人主進退大臣秉公剛斷原無藉他人伺察況蔡京行事通國皆知非暧昧隱微可比又何待陰伺而得之蓋徽宗雖惡京專而未必果于斥責特因居中輩所論姑以此為調停之計耳乃居中輩承命以後不聞別有糾陳則亦依違順時之小人烏足任辨奸去佞之責耶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正夫能逝時上下持祿養權入相半歲即以疾致仕後二年鄧洵武亦卒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奸而洵武阿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焉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

秋九月帝詣玉清和陽宮上徽號于上帝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尋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

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爲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冬十月夏人寇涇原屠靖夏城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爲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丁酉七年春二月大理遣使入貢

廣州觀察使黃璘潭州湘鄉人誘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譽爲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已而知桂州周穜劾璘詐冒璘遂得罪

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

自漢以後多有上其君尊號者以廷臣而妄議人主崇稱且不可爲訓徽宗乃諷道士上表冊爲教主道君尤史冊所僅見蔑九五之尊而甘蒙異端之號名不正而說無稽不祥孰甚焉且以此事假手羽流致

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爲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絶者。時時雜以滑稽媟語。上下爲大鬨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六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劉定之曰。金狄。指佛而言也。佛之徒謂佛身體面貌。皆若金色。故徽宗云。遂懇上帝願爲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于道教章疏內用

宋制廢后入道謂之教主。故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時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

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宋縣。今屬鳳陽府。縣有磬石山。太湖具區也。注見前。慈谿唐置。今屬寧波府。武康注見前。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與下龍眼。椰實。注俱見前。橄欖一名南威。又曰味諫。亦曰諫果。江南呼為青果。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

道籙奸徒肆行無忌動輒託為帝誥以快其私亦何異教猱升木乎

艮嶽植產之資所需有幾何至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致且司以專官靡帑滋累蔡京雖實導之徽宗亦豈得辭咎至于所在騷擾民怨沸騰藉曰未知猶可諉為有司奉行之過乃既察其弊端收憑御降欲便民而擾害如故曾未聞稽懲其罪徒知而不能行又何爲者耶

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壓死者甚衆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以居中主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即蔡渭）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未幾居中起復爲太宰已而復請終喪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在今札嚕特右翼西北。遼史地理志。上京道有陰涼河即此。藉遼東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眞號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當作渭州。遼置。廢址在今錦州府寧遠縣界。蒺藜山。方輿紀要。在寧遠縣邊外以渤海鐵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蓋平縣。人郭藥師等爲帥。

冬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以余深爲少宰。白時中爲中書侍郎。

深諂附蔡京。結爲死黨。京復用事。引爲門下侍郎。遂拜少宰。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戇。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己。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

望下獄死。

有星如月南行。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詔示百官。

帝惑于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官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爲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閹爲伍。出則爲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爲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作萬歲山。故址在今開封府城東北隅。

初。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于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于上清寶籙宮東。築山

以像餘杭之鳳凰山。在杭州府城南。方輿紀要。山岩嶅透迤。左瞰大江。如鳳凰欲飛。故名

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後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遼耶律淳及金將烏楞古。金宗室子。按烏楞古。舊作斡魯古。今改。後仿此。戰于蒺

蔾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遼主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咸州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都統烏楞古書議和。烏楞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歸薩喇及阿蘇爲言。淳軍至蒺蔾山。烏楞古及知東京事鄂楞等。進攻顯州。遼置。今錦州府廣寧縣是。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進襲。烏楞古擊走之。遂與淳戰。淳敗走。烏楞古追至額勒金舊作河里真。今改。陂。方輿紀要。在廣寧北。遂拔顯州。于是乾懿壕復成川惠七州。皆遼置。乾懿川壕四州故城。皆在今廣寧縣境。復州今仍爲州。屬奉天府。成州故城。在今錦州府義州。惠州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皆降金。

金遣使如遼。

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每先得大國封冊。金

主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
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戊戌 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
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制作之工幾于秦璽
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寶以定命寶爲首且曰八
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寶成帝御殿
受賀肆赦
以王黼爲尙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
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寖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

蔡京于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遂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熙和人）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遼以南蘇地置南蘇注見前）泛海至登州貿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金史作登州防

禦使。東都事畧作登州都巡檢。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于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秋。八月。以童貫爲太保。

九月。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爇五千餘間。苑後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爲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爲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

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言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宜會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帝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道以處仁詳定蔡京不悅局尋罷

遼大饑人相食